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赣州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 《赣州市解放四十周年文史专辑》

## 征 文 启 事：

明年八月十四日，是赣州市解放四十周年纪念日。为了纪念这个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我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拟于“八·一四”前夕出刊《赣州市解放四十周年文史专辑》。

出刊这辑《文史专辑》，我们殷切希望当年解放过赣州的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随军南下进驻赣州的干部们，以及亲历过赣州市解放的各界人士欣然命笔，撰写赣州解放前后敌友我各方面的文史资料。如：人民解放军浴血奋战，横扫残敌，剿匪反霸的斗争史实；国民党覆灭前夕，进行垂死挣扎的具体事实；人民群众向往解放，顽强斗争和解放后筹粮筹款、抢运枪炮以及护厂护校维护社会治安、积极支前、参军参干等史实；随军干部们精心组织，胜利进行军事接管各条战线的史实；共产党员和工、青、妇等各人民团体的干部，发动人民群众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保障供给，为争取财政经济状况好转而斗争的史实……

历史的长河中的四十年是短暂的，昔日穷苦落后的赣州，今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抚今追昔，回顾赣州解放前后这段历史，可以帮助我们学习革命先烈，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和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激励我们开拓前进，为振兴赣州建功立业；特别是教育年青一代，了解国民党统治的腐败与

黑暗，了解夺取政权之艰难，从而更加珍惜当前大好形势，努力学习，积极生产与工作，为建设繁荣、民主、文明的新赣州而努力奋进。

为此，恳请您在百忙中，为我们撰写文稿，将自己 的“亲见、亲闻、亲身经历”，从各个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文体，字数不限，来反映当时的史料，并请予1989年4月底以前，寄江西省赣州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谢谢！

中国政治协商会议  
赣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启

1988.12月15.

# 目 录

- 辛亥革命赣南光复始末纪略………陈锐、欧阳勋遗著（1）  
北伐期间宋庆龄北上过赣州见闻………丘启瑞（5）  
章江碧水流不尽 不及兆麟送我情  
——访问罗贵波同志记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钟烈坚、彭业明（9）  
信丰保安团投诚始末………吴传智（13）  
李振球与赣州市市政建设………刘义芳（16）  
蒋经国“建设新赣南”中的一项教育实施  
——儿童新村的实验………侯动河（31）  
新人学校与蒋经国………徐浩然、吴识沧（44）  
赣南杂记——关于蒋经国先生的二三事………黄文耀（58）  
江西省第二保育院在赣州的回顾………张锡纯、岳山飞（66）  
赣州“育婴堂”的接管前后………周志琦、丘启瑞（72）  
忆东南高商………韦 坚（77）  
采茶今昔——漫谈赣南采茶戏的沿革与兴衰………高宣兰（83）  
小资料：赣州地名拾趣（一）……………岳山飞（96）  
赣州地名拾趣（二）……………丘启瑞（98）  
赣州文教之最………肖俊光（76）  
赣州地方名菜“小炒鱼”………邱起岁（100）  
赣州百年小店“吴凌云堂毛笔店”………邓和瑞（102）  
附：《赣州文史资料》第1—4辑综合目录………（104）  
《赣州市解放四十周年文史专辑》征文启事………（扉页）

# 辛亥赣南光复始末纪略

陈 锐 欧阳勋遗作

辛亥革命前，赣州有赣学社之组织，为赣人刘景熙、刘运襄、陈任中、陈培元、刘树堂、孔绍尧、肖勤子、张周垣、陈翊忠、肖敷勇、卢达、汤祚贤诸先进和青年学生陈锐、欧阳勋、陈荣广、卢尚同、陈仲击、刘仲咸等所发起，内分设五部：一、教育会（附报馆），二、体育会，三、农业试验场，四、工业实习厂，五、商业联合会。赣学社以教育事业为主导，从事各项新政的改革，并暗中鼓吹革命，密谋推翻清朝，赣南各属知识分子参加者日众，所有学堂监督（校长）和教员多半加入该社为社员。无形之中赣学社成为革命运动的基地。同时，赣报社也由赣学社创办成立，宣传运动得以展开。

武昌起义爆发后，在赣服务之赣学社社员法政学堂监督张周垣、教员汤祚贤、卢尚同、陈荣广、欧阳辛、卢达、中小学教员黄邦直、尹考龄，赣报社经理魏会苟、商会经理肖文循诸人，乃与在外社员刘景熙、陈任中、刘树堂、陈翊忠、孔尧绍及青年学生陈锐、欧阳勋、刘景烈等密切联系，暗通消息，积极筹划响应；并以体育会为基础，借保卫地方治安为名，向警察局借得步枪八十枝，筹办民警商团，日夜训练，充实武力。

当时，赣南兵备道吴庆焘，除兼领巡防军三营外，又直

辖巡防军卫队一营，实力尚厚，且性极顽固。他与地方先进人士，表面上虽互相往来，而暗中实处于敌对地位。

未久，南昌、九江先后起义，赣学社同志认为赣南应从速响应，因为赣南毗连湘、粤、闽三省，如响应过迟，万一发生变故，不但对援鄂北伐有损，还会增长江西内顾之忧，对于光复前途将造成困难。在汉、沪工作的社员及青年学生陈锐、欧阳勋、刘景烈同志等，想方设法，将各项革命文告秘密输入赣州，由赣学社暗中散发，以鼓舞同志士气，加强人民信心，增强革命斗志。

农历九月十四日（即十一月四日），赣学社同志发动召开赣州各界代表会议，为民请命，要求赣南兵备道吴庆焘反正。吴固执不悟，并声言如有革命暴动者，当格杀勿论。同志们虽在淫威之下，仍然不顾一切，与之抗争甚烈。十五日，法政学堂监督张周垣集合赣学社社员汤祚贤、卢尚同、陈荣广、黄邦直、欧阳辛、刘濬源、魏会荀、肖文循等，密议决定改变目标，径往运动直接统兵的巡防军统领刘槐森，劝告他从速起义，并代表赣南各界推举刘统领为赣南分都督。刘初迟疑不决，继经详陈利害，刘也知清运将终，大势所趋，不能抵抗，概允所请。随后又往徒拥带兵虚名的赣南宁镇总兵署赵午凯处，进行运动，劝他反正，并许以宪兵司令要职。赵表示保证严守中立，惟自顾毫无实力，情愿回籍。最后又往运动银钱票券管理所总办林祖忻，林允将税收银钱款项全数交还赣州地方，而自愿退休。同时，肖文循、刘佐尧、刘士彬、吴金铭等又分赴各工商团体进行运动，亦皆愿通力合作。

当时，吴庆焘尚握有巡防军卫队一营，驻扎城内，侦悉

革命运动将成熟，密令卫队营派兵捕赣学社革命同志，就地枪决。卫队营长施仁彪稍明大势，不敢妄动。吴庆焘始觉势孤，乃将眷属潜避署外，自己投奔光孝寺削发为僧，随即离赣。农历九月十六日（十一月六日），各界人士齐集体育会，举行大会，刘槐森也亲自出席。全场一致公推刘槐森为赣南分部署，张周垣为军国民分会会长，肖文循、高昌灿为副会长，汤祚贤为赣南行政长官，卢尚同为法院院长。宣告独立，张贴光复文告，并通电省、浔、汉、沪和赣南各属，以资联络。旋得各属复电响应，拥护光复。十八日，通令军政人员一律断发剪辫，各界人士，特别是知识分子，皆闻信景从，一时风靡全城，面目焕然一新。二十一日晨，在南门外大教场举行授旗与各机关首长就职典礼。首先由军国民分会会长张周垣代表各界人士致勗词，并亲授旗帜与赣南分都督刘槐森，刘分都督即当众誓师北伐。

二十二日，在赣南行政公署召开特别会议，军国民分会会长张周垣、分署都督刘槐森、赣南行政长官汤祚贤等共同提议，出兵支援武汉，合力北伐。后因饷械不易筹措，而巡防军队又受到少数反动分子的挑拨鼓动，忽然发生闹饷变风潮，虽经处理得宜，并未酿成大祸，然为安定地方秩序起见，出兵支援北伐一事只得暂缓举行。

光复后，赣学社诸见进和青年学生，均纷纷离赣，分赴南昌、武汉、宁、沪、湘、粤等地参加革命军队，或担任光复政府工作，或回到东、西洋及京沪继续升学。留赣同志，所余无几。又经一九一三年宁赣二次革命失败，表世凯派兵南下，李纯窃踞江西，任意屠杀革命同志，封禁革命组织的学社团体，镇压革命言论，赣州的革命力量被摧毁殆尽，仍

旧回复了军阀官僚和土劣的统治，变成了封建的黑暗地狱。

编者语：

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在中国历史上有它伟大意义。武昌起义爆发后，赣州各界先进人士和青年学生陈景熙等二十多人，发起组织“赣学社”起来革命，响应北伐，密谋推翻清廷，在赣州历史上有着光辉的一页。“赣学社”参加者陈锐、欧阳勋生前对这段光辉历史写下了这篇回忆记略，原载江西人民出版社《辛亥革命回忆录》，现将全文转载以响读者。

## 北伐期间宋庆龄北上过赣见闻

丘启瑞

一九二一年五月五日，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他深虑国民党的腐朽，决心吸收共产党人和革命分子参加。第二年十一月，礼聘鲍罗廷等为国民政府的高级顾问。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国民党代表大会、改组了国民党，并宣布“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为反帝、反封建的新三民主义奠定了基础，有力地促进了国民革命和北伐的胜利进行。

一九二六年冬，北伐军在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的积极支援下，进展神速。七月底攻占湖南长沙，八月克服湖北武昌，国民政府遂决定北迁武汉。是年十一月下旬，宋庆龄偕同苏联顾问鲍罗廷和共产党人张太雷，以及何香凝、孙科、宋子文、谭延闿、廖梦星以及部分国民政府成员与卫队一行数十人，北迁从广州出发。途经韶关、南雄，取道江西大余、南康，路过赣州至南昌，北上武汉。当时，韶关到赣州尚无公路可通，仍靠步行或乘轿。在过小梅关时，（江西与广东交界的关隘）宋庆龄等曾乘坐“爬山虎”轿子，即一种由两人肩抬斜卧式的竹椅，越过雄关梅岭。他们一行到达南康时，曾参加该县举行的欢迎大会，并作了社会调查等活动，当日下午启程来赣州。

据苏联格林所著的《我在中国的回忆录》中所记，宋庆龄和鲍罗廷等人，“在离赣州还有五里的渡口上（注：由水路来，即赣州南门大码头）组织了欢迎政府和俄国顾问的群众性欢迎仪式，河上停泊着画舫，放鞭炮欢迎我们，河对岸是赣州市在社会团体的代表的陪同下，我们沿着狭窄的街道接踵进入赣州，很快就听到了欢迎的乐曲和群众的噼噼啪啪的鞭炮声。这里举行的是规模最大、最热烈的欢迎仪式，就连盲人和乞丐协会也参加了。”

赣州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是年九月六日，国民革命军攻占了赣州。随军到赣州开展工农运动的共产党员陈奇函、肖韶、钟友任等，成立了临时党组织，宣传“三大政策”，宣传我党主张。十月间，成立了中共赣州特别支部，陈赞贤任特支书记，肖韶、钟友任为特支委员，旋即深入群众，组织起工会和农会，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同时，赣州的国民党，也积极筹备党务公开活动，谢溥泉、陈铁、丘恩华等创办《民国日报》，并筹备成立赣县县党部。在此期间，成立了赣县政务委员会，代行县政府的职责，推选陈铁为主任委员、张俊宰、陈赞贤、刘甲第等为副主任委员。所以当闻知宋庆龄等人将北迁过赣，就立即组织了隆重热烈的欢迎仪式。

据曾参加过欢迎的丁永裕、焦德一、刘中瑜、肖祖稷等老人回忆，宋庆龄身穿素色旗袍，头挽发髻，仪表端庄可敬；苏联顾问鲍罗廷，身材魁梧，身穿英皮大衣，内衬西装，神采奕奕。她们一行在赣州停留了三天，住中华大旅社（现红旗商店）。第一天，分别接见了工、农、妇的各界代表，并作了简短扼要的讲话，特别还询问了赣州的革命形

势。例如：鲍罗延接见赣州妇女界代表时，就鼓励妇女们团结起来，争取解放自己，并和她们在门口摄影留念。妇女代表刘中瑜老师，曾参加了合摄，可惜“文革”时照片被毁。第二天上午，小阳春天气，风和日丽，在赣州市中心的卫府里（现市商业局大楼）空坪上召开了隆重的欢迎盛会。大会由赣县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陈铁主持，得到了赣州总工会和县党部的积极支持，大会开得非常隆重。主席台是设在空坪的北面，借用了附近木器店堆放在空坪四周的木料，由木器工会和染布工会的工友们通力合作，很快就搭好了一座主席台，台四周用兰色土布镶围，台中央悬挂了孙中山先生的画像，四侧张贴了五彩标语，台的前沿悬挂欢迎横幅，会场布置得庄严热烈。参加大会的人数很多，场中央是中学生队伍大约五百人，左边是各行业工会的工人代表的队伍约有八、九百，右边商人代表和驻军，也有八、九百人，街道居民、进城的农民纷纷进入会场，整个会场挤得水泄不通，连四周的木料堆上也站着许多人。

大会开始，鸣炮和奏乐后，在热烈的掌声中欢迎宋庆龄的讲话。接着是鲍罗延讲了话（由廖梦星翻译）。讲话的主要内容是：宣传“三大政策”、宣传国民革命；号召大家拥护国共合作，还讲了帝国主义侵华的罪恶和军阀混战的祸国殃民，号召赣州民众支援国民革命，铲除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并希望工农群众加强联盟，特别赞扬了赣州工农运动是在总工会和农民协会的领导下开展起来的。演讲慷慨激昂，大大地鼓舞了赣州人民的革命斗志。讲话完毕后，呼口号和散发革命传单。大会是在《打倒列强除军阀》的歌声中结束。第三天，宋庆龄等一行在县政务委员会和县党部及商会

等领导人陪同下，参观了市容，受到商店、居民的热烈欢迎；之后还出席了县政务委员会、县党部和商会的宴会，并邀集有关代表作了一些社会调查，搜集了一些有关资料。

翌日清晨，宋庆龄、鲍罗延等一行，在沿途各界代表夹道欢送中，经过西大街（现西津路）由西门码头下船，欢送队伍，一直伸展到西门码头水边。等到宋庆龄等人的船队徐徐启航离岸，欢送人群才渐渐散去。

一九八八年十月

# 章江碧水流不歇不及兆麟送我情

——访问罗贵波同志记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钟烈坚、彭业明

一九八七年盛夏，山西太原。

我们一行几人访问了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原山西省省长、赣南农民武装暴动领导人之一、八十一岁高龄的革命老人罗贵波同志。

在我们离晋前夕，罗老拿出一封信和一张亲笔题字的近照，要我们转交给原江西省政协委员、赣州市政协副主席、赣南师范学院副院长钟兆麟同志。罗老饱含深情地对我们说：“这是我六十年前患难中得来的知交，我时时铭记在我极端困难时给我的帮助。”

他们是同乡，从小就在南康县潭口镇同饮章江水。他们又是同窗，在潭口乡立小学时，钟兆麟比罗贵波高三个年级。但是，他们的莫逆之交，却是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结成的。

罗老激动地为我们讲述了下面这段鲜为人知的往事——一九二六年北伐军途经赣南，在这片闭塞的山区土地上撒下了革命火种。罗贵波在共产党员陈赞贤、蓝广孚、廖贵潭的帮助下，走上了革命道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国革命转入低潮。党的“八·七”会议、

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明确提出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一九二八年二月十六日深夜，罗贵波、蓝广孚、廖贵潭等在中共赣南特委的指示下，率领一百多人的武装队伍，举行了南康潭口的农民武装暴动。暴动队伍一举击溃了驻潭口真君庙的靖卫团，建立起南康县第一个红色政权——“潭口工农革命委员会”。继而，赣南各地农民暴动不断爆发。

但是，由于当时全国革命形势正处低潮，武装暴动计划本身，对悬殊的敌我力量估计过于乐观，加上准备不足，经验缺乏，潭口暴动和邻近各县的农民暴动，在短期内就相继遭到失败。革命只好转向分散和秘密的状态。罗贵波因事发避走他乡，后来又汇同蓝广孚和赣县大埠暴动领导人朱如红，一道远走南昌、南京、山东等地，去寻找党和组织。

从山东返道南京时，已是这一年的七月底八月初了。他们所带的盘缠已全部用完。这时的南京城，完全笼罩在反革命白色恐怖之中，天气虽是出奇地闷热，可是一跨进南京城，却好象被肃杀阴风包裹着，令人感到冷得刺骨。

他们在南京人生地不熟。党的组织已转入秘密状态，要寻找组织援助已经没有了线索，而南京又绝非久留之地，必须尽快脱离这个虎口。怎么办？

这时，罗贵波想起了小时候的同窗乡友钟兆麟，此时正在南京中央大学求读。可他并不是共产党员呀！而且，在这种情况下，谁要是资助共产党，都需要有极大勇气，是要冒生命危险的。

罗贵波的脑子里不停地闪现着钟兆麟那明显瘦弱的影子，他想到在小学之时，钟兆麟和自己都是学校的学习尖

子，只是钟兆麟性格内向更显书生气。小学七年毕业后，钟兆麟以优异成绩考入省立赣州第二师范学校。此后，又于一九二六年考入国立南京中央大学社会学系。他走的路，完全是一条从学校到学校的纯粹求学之路。他不好言语，可诚实、热情，为人正直。罗贵波断定：钟兆麟虽然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但完全靠得住，绝不会危害革命者。

拿定主意，三人来到中央大学。此时正值中午时分，在校门口，他们被校传达挡住，要他们填写来访登记。这一下，又让罗贵波为难了：怎样填呢？填上真名，恐怕对兆麟和自己都不利；填写化名，又怕兆麟不认识，思忖再三，最后，在“来访者”栏内填下了“罗心夷”——改名不改姓。

传达员拿着登记单去进了校内。三人在校门口焦急地等待着。过了些少许时候，钟兆麟终于来了。见到罗贵波他们，钟兆麟先是一怔，接着赶紧把他们三人拉进校内。恰好学校这时已放暑假，就近的学生和教职员都回去了。留在学校的学生为数不多，大都是外地路远的。

钟兆麟把罗贵波他们带到学生宿舍，看着没有旁人，便悄悄地对罗贵波责备道：“你怎么这样大胆？中央大学有些人是非常反对你们共产党搞武装暴动的。”

的确，南京“中央大学”校内，此时已完全为反共势力所控制。进步的、积极的分子、共产党员即使有也隐蔽了起来。在学生中还有不少暗中监视革命活动的反动分子。环境是十分恶劣的、危险的！

罗贵波简单地说明了来意，急切地希望钟兆麟能设法解决盘费。钟兆麟听后，二话没说，就在箱内四处翻腾，找出

十元大洋递了上去。罗贵波双手接过银元，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他们因环境恶劣，不便久留，便怀着感激的心情，告别了钟兆麟，匆匆地离开了中央大学。

就在他们三人走到南京的钟鼓楼大街时，朱如红突然被原赣州二师的同学、当时正在国民党江西省党部任职的田克明、薛秋泉两人认出。由于田、薛的告密，朱如红被警察捕去，于八月底在南京雨花台壮烈牺牲了。罗贵波、蓝广孚两人则乘机逃离了南京，再回到江西家乡，继续秘密从事革命活动。

罗贵波与钟兆麟南京分手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了。钟兆麟也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从报纸上陆续看到罗贵波任我国驻越南大使、外交部副部长等消息。

然而，钟兆麟感到的只是欣慰。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位饱经沧桑的赣南教育罗老前辈，已是耋年高龄之人了。他从不愿以此示人，也从未想过要图什么报答。

而罗贵波同志对此却终生难忘。他认为：一个当时还不是共产主义者的正直青年学生，能在白色恐怖下不顾个人安危，而慷慨资助革命，救急于危难，这种精神实在是难能可贵，非常值得钦佩的。正因此，六十年来，罗老总是时时叨念着这件往事，每逢熟人来访，他都要问起这位对革命作过贡献的知交——钟兆麟。

真可谓：“章江碧水流不歇，不及兆麟送我情”！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撰写）

# 信丰保安团投诚始末

吴传智

解放前夕，一部分被我人民解放军打败了的国民党正规军，纷纷路过信丰，向南逃窜。

这时，驻扎在信丰的还有两个保安团，他们何去何从呢？

保安二团团长黄达，曾担任过红军师一级干部，后被捕叛变，先后担任过国民党一些职务。他对我们党的政策过去有所了解。他与省参议员曾翰珊的关系很好，而曾翰珊的儿子曾宪铭是地下团信丰小组组长。曾宪铭向他作了不少动员工作，再加上伪兵多数是信丰人，不愿外逃，所以他没有带队伍南窜，把队伍撤到安息一带，静观事态的发展。

保安四团团长王国琪，是县参议长的儿子，是一个青年军官，他的妹夫胡临骥与我们游击队的刘南文同志是表兄弟，刘南文同志多次通过胡临骥去做王国琪的工作，希望他能看清形势，选择光明的出路。他的队伍也没有逃离信丰，信丰解放前夕也集结在安息一带。

8月17日信丰县城获得解放，18日油山游击队的一部分也开进了信丰城。刘南文同志也下了山。这时，在信丰的游击队约一个连，解放军的主力部队也不足一个营。面对着两个保安团的兵力，怎样来解放信丰全境？正当县委在研究这个问题时，19日王沅兴从安息来到信丰县城。

王沅兴当过小学教师，解放前夕是信丰文化馆的职员，